

全国作家写洛阳老城

■中共老城区委、老城区政府 协办

[洛城笔记]

沧桑文峰塔

□胥延延

洛邑古城的点睛之笔，是文峰塔。
塔在老城柳林街东侧、护城河北岸，今洛邑古城景区内。河洛地区有民谚云：“洛阳有个文峰塔，离天只有一尺八。”

塔，原是由梵文音译而来的，中文佛经译为“窣堵婆”或“塔婆”，简称为“塔”，本是随佛教传入东土的建筑物。不过，文峰塔和佛事并无直接关联，而是本土儒道文化汲取、融合了佛教文化的产物，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，祈盼洛阳文化繁荣，多出人才。

此塔始建于北宋，形制类似唐塔，可惜于明末毁于战乱。现存的古塔，是清初重建的，修旧如旧，看上去依旧似唐塔，共9层，高28.5米，每层均为四方形。据资料记载，修建的时候，以巨型青条石奠基，扣以铁板加固，大青砖砌身，其底层7米见方，向上依次递减，最高层3米见方。

关于此塔的成因，民间传说富于传奇色彩：北宋年间，有位须发皆白的老者，骑驴路过西京洛阳，观帝都气象，察地理走势，特意留书官衙，建议在地势较低的东南方修一高塔，一可聚帝都王气，二可祈文昌昌盛，三若有战事，亦可为瞭望之台。

北宋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建塔伊始的人文风光，只可神追意求了，即使是清初重建的文峰塔，距今也有近400年的历史。它巍峨地耸立着，的确像个历尽沧桑、鹤发童颜的老人。细心的游客，还依稀可辨塔身上的斑斑弹痕。

对，是弹痕。据亲历过20世纪40年代末那场战

争的父辈们讲，为避免古塔毁于战火，攻城的一方曾明令禁止使用火炮，8个衣衫褴褛的勇士，冒着各层塔洞中射出的密集弹雨，越过护城河，炸开一段城墙，以生命保全了文峰塔。

春夏秋冬，风霜雨雪，文峰塔始终挺立在老城这片热土上，与东面白马寺齐云塔、西面宜阳五花寺塔遥相呼应，成为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，自然也牵动着文人士子们的心弦。

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风雪之夜，酒酣耳热之际，一位文友曾心血来潮，忽生拜谒古塔之念，与洛中四友携酒来到塔下，面塔酌酒，双手合十，鞠躬致礼。在此后数年间，该文友文思泉涌，佳作连连。也许是在冥冥之中，得到了文昌帝君和魁星的护佑？

有一次，我曾亲见一须发斑白的老者，旁若无人地对古塔行跪拜大礼，其虔诚的样子，不能不令身边的河洛子弟怦然心动。问知情者，方知老者定居加拿大，是从小在文峰塔下玩儿大的。

如今，在新修的洛邑古城景区，文峰塔得到了更好的保护。在我看来，文峰塔可以亲，因为它寄托着一种乡愁，有着动人的故事和浓厚的人情味；文峰塔可以赏，它具有唐塔既凌空入云又线条明快的优美造型与审美特征；文峰塔还可以用心细细地读，它上溯千年，记录着历史的风云变幻，不正是河洛文化乃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实物象征？

温暖的午餐

□安芳

中午12点多，我去单位附近的一家汤馆吃饭。正是饭点，汤馆里人很多，我点了一份面，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。

就在我刚吃上面的工夫，进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，头发蓬乱，佝偻着腰，手里拖着一个大编织袋，袋子拖在地上发出叮叮咣咣刺耳的声音，一看就知道是收废品的。

她拖着袋子先走到收银台问了句什么，收银的姑娘指了指墙上的菜单，妇女抬起头眯着眼看了半天摇了摇头，接着挨着桌子一排排从头走到尾，看着每个顾客碗里的饭菜并不停地询问着价钱，然后自言自语地说着“太贵了、太贵了”。最后，她走到取饭窗口问里面的大师傅：“我买一碗5块的面中不中？”“10块一碗，没有5块的。”“那我买半碗中不中？”“不卖。”

旁边一个年轻的服务员说：“你喝汤吧，我们有5块的汤，添汤不要钱。”妇女终于点了点头，她在兜里摸了半天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5块钱递给服务员。服务员说：“你先找地方坐吧，我给你端。”

妇女拖着叮咣乱响的编织袋坐到了我的对面，她看了看我碗里的面问：“10块？”我点点头，她咂咂嘴说：“太贵。”

很快，她的汤端上来了，她小心地搅着，小口地喝着，喝剩半碗时，她既像自言自语，又像对我说：“看，里面都没啥东西。”说完，她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袋，颤巍巍地打开，拿出半个干硬的烧饼。她的双手布满了皱纹和小口子，指甲缝里黑乎乎的。她费劲地把烧饼掰成小块儿放进碗里。这时，领班正好走过来看见了，马上说：“我去给你添点儿汤啊，不要钱。”妇女连声说：“谢谢闺女！谢谢闺女！”

在我们邻桌坐着一家三口，一对年轻的父母带着两三岁的孩子，桌上摆了大大小小三四盘菜，看样子是吃到尾声了。

淘气的孩子吃饱了，从椅子上跳下来玩，他显然对面前的编织袋很好奇，歪着头看看妇女，又看看编织袋，最后干脆蹲下去伸手要摸。妇女笑眯眯地说：“乖乖不敢摸，脏啊。”年轻的妈妈看见了，皱着眉呵斥着把孩子拽了回去，孩子不听话，如此几次三番，当妈的生气了，对坐在对面的老公说：“你也不管管孩子？吃完没？吃完走！”于是一家三口起身，妈妈抱着孩子走在前面，爸爸走的时候顺手端了一小盘剩下的凉菜，放在了妇女面前，他放得那么自然。

我随后也吃完了了出去，冬日午后的阳光好温暖，温暖了我的全身，我想，也一定温暖了你我的心。

[说古论今]

顶级想象

□米丽宏

有一个段子很有意思，说的是大热天的正午，一个农妇在地里锄地，挥汗如雨，饥渴难耐，忽而悠悠叹道：“皇后娘娘真不知道有多么快活，这时是不是在床上午睡觉，待会儿醒了，就叫太监，‘拿个柿饼来！’”

这个段子让人莞尔。理想生活的至美光景，被她浓缩于一个柿饼上，但我们有什么理由去笑话她呢？她的想象，紧贴着她的生活呀。

类似的段子，民间还有很多版本。

炎炎烈日下，两个农夫在割稻子，直起腰喘息之际，一个说：“皇帝要是割稻子，肯定用金镰刀，哪像这倒霉的铁镰刀，一割一秃噜，一割一秃噜。”另一个说：“皇帝哪用得着割稻子，他来这里，还不是蒲扇摇摇，西瓜吃吃，大树底下支张竹床，乘凉就好。”

在他们的想象里，皇帝基本等同于村里的老财，大夏天是不用干活的。

还有一个故事，说的是从前有两个农夫，在路上拾粪。一人道：“我要是当了皇上，我的粪叉子要是金子做的，路上的粪只允许我一人拾！”另一个颇为不屑：“你真没出息，自己当了皇帝还想着去拾粪。我要是当了皇上，就下道圣旨，要人直接把屎拉到我家里！”

也是从前，深冬农闲。三个老太太在南墙根晒太阳，一个老太太问：“这皇后娘娘整天吃什么呀？”旁边的老太太很自信地说：“这都不知道，人家皇后娘娘，整天呀，不是包饺子就是烙油饼！炕头还放俩糖罐，一个白糖罐，一个红糖罐，晚上睡觉前还要吃一个白面馍，想蘸白糖就蘸白糖，想蘸红糖就蘸红糖。”

出身村野，过的是小民日子，生活圈子不过方

圆几十里，有的甚至一辈子没到过县城，对他们来说，填饱肚子，就是神仙。要说没有精神生活，也是妄说的，在他们的意识里，天是第一，地是第二，口粮是老三，山药糝子疙瘩火，除了神仙就是我。

也许，卑微的人，连梦想都是卑微的。他们的想象和梦想，再怎么离地三尺，也不过“饱食”二字，烙着明显的生活印记。

其实，谁又不是如此？晋惠帝听说自己的百姓没有粮食吃，很多人饿死了，惊奇地说：“百姓无粟米充饥，何不食肉糜？”同样，夏虫不可语冰。活不到冬天的夏虫，永远无法理解“冰”是个什么东西。我们呢，往往囿于自己的见识，不知天高、地远。

这样的话，那么多新鲜的思想，那么多有趣的人生，那么多美丽的地方，白白冷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，多么可惜。

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尝试转换视角，拓展视野，说不定，你就能看到更多美丽的风景，把生活和事业都经营得热气腾腾。



关注“晚报副刊精读”，欣赏《三彩风》佳作